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注 綱領 卷一至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陳守觀

經部五

春秋集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齎紙札謄寫以進書既上除洽知實章閣會洽卒謚之曰文憲以

其書付秘閣書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云云考朱子語録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洽此書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轇轕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

深以洽政從周正為非門户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

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其論亦頗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間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塲用為程式洽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注綱領

宋 張洽 撰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程子云曰上少湯字）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寅為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為紀故取之乘殷之輅得質之中服周之冕得文之中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亦此意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道不

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

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也

横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

治之故其說多鑿

伊川程氏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

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中非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之閒所可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戶胼胝各為其中也權之為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亦只說到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諸侯而有癈禮即外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又作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

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

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又曰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

如土功之事無大小一一書之其意止欲人君慎重民力也　胡氏曰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

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大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之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

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所同然者一爾茍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　又曰傳春秋

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案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

成於穀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武砆必有能辨之者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為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

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
者汩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春秋集注綱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注卷一

宋 張洽 撰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

伊川程子傳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

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又曰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它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三衆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强大朝覲不修貢賦不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弒君戕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之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詁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絶春秋乃作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所建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

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在夏時則十一月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然古者紀事簡畧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畧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書如春大會于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以大畧見而繫時者也其餘記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益止欲紀歲月故舉月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以立大法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者程氏所謂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歷

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當奉承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於周室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歷故考之唐志周魯宋各有歷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大一統也示一統于此而禮樂征伐之専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時君之舉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謹嚴以示襃貶隱公自立不由王命與先君之命故絀其即位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先君之命則其有是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命守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蓋其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大夫扳隱而授之位隱公欲成其父之志而攝桓之卒不克立於是立乎其位以俟桓之長而授

之然公之志雖如此而上不請於天子下不以告於方伯人孰知其果有與桓之實意哉又況居位十有餘年而大命不發讒說得行故胡氏以為諸大夫扳已而遂立爭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弒所由起春秋絀隱公即位所以著父子君臣之倫有國者不可不明於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蔑公羊穀梁作眛　三月建寅之月公隱公也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辭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邾子克也邾魯之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盟約信誓神之事其禮蓋殺牲而共歃其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蔑姑蔑魯地鄭樵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

不書曰遠而失之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修睦之道故書公之及盟以譏其未免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中之信於是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　鄭莊公之父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鄙城過百雉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又收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大叔出奔共

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
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
志也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
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
富貴令莊公之於叔段無忿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
愛欲奪已位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
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
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
然後以寇讐之法討之以力勝為事必誅為期至于伐
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于兵而有所不恤矣經不書其
弟段固卑其不弟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弃之乃
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
克段于鄢然後莊公忮忍之心施于同氣者舉形見於
筆削之間矣　穀梁氏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
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程子曰言勝之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

奔義不繫於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

周平王也宰太宰咺其名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曰惠公仲子公羊傳曰兼之是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案惠公仲子皆已葬則此已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 周王稱王耳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見天子當奉若天道而行天之命如臯陶所謂命討典禮皆出于天王者奉而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于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乎王不能正惠公之辠反厚其送終之禮并寵妾之喪遣冢宰而來賵冢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賵亂倫之侯上僭之妾仲

尼以春秋之初方富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皐其以百揆之尊瘝官失職一至于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列必有大皐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今應天府宋城縣　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內之微者宋人外卑者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盟于宿書此與蔑之盟同肯夫盟以結信終身不變可也七年伐郕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畿內采地伯爵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讙案內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

以絕人慾徃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說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立內外之防也與

公子益師卒

傳曰衆父卒

海陵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理或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書葬與魯君及夫人同於大夫書其卒而不書葬恩紀詳畧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大夫卒必書之旨也不書官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　愚案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于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閒雖有請于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

而此外列國一切削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　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後書魯與戎盟會侵伐並同　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　臨江劉氏曰與會者戎之君也不與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　杜氏注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潛魯地　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今案待戎之法驅之而已此費誓所以錄于書也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內外之辨修戎政而絕其好會可也不能絕之因與為禮等諸戎于堂陛遂來其盟誓之請雖辭於今竟不能卻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結援

四裔不習武備百徒為苟安之舉觀夾谷之會孔子之所以卻萊兵對齊侯者則知書會戎之旨矣會秋會吳於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已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漢志向屬沛郡杜氏注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寰宇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卑師少入謂破其都城蹂踐朝市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梁作侅　無駭不氏未賜族左氏以為司空不書官夫子削之也或曰無駭不書官氏未王命也極據孔氏正義賈逵以為戎邑書帥師用大衆也擅興大衆陵暴小國義與入向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也　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

其日者至于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之所尤謹也前此蔑宿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耳至於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之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列國屢盟尚以長亂況輕信戎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為宗社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辠隱公之失道而闇于謀國也　胡氏曰後世乃有結和親以許昏而骨肉棄于遠如西漢之於匈奴約外兵以求援而人民為其畧如肅宗之於回紇信甘言以與盟而虜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垂戒可謂遠矣

九月

紀履緰來逆女　紀杜氏注在東莞劇縣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壽光縣履緰左氏作裂繻陸氏云誤也今從公穀　履緰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人今案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

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故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稱大夫來逆女卿為君逆夫人也今案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詳書于策蓋送終之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之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偶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故具書以見得失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即履緰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臨江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程子從公穀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　胡氏曰凡闕文有本據舊史因之不能益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書內之君夫人卒葬異于外尊尊也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林蓋古之遺制與

鄭人伐衛 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鄭共叔之亂段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興兵以侵伐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今鄭聲衛罪而不戰衛服故也衛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

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也非史之失則食不于朔也日者人君之表日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日食大槩皆入食限于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今案歷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于上而災應于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君弱臣強禍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崩上墜之形天子崩不書名

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視其喪葬無復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則其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以為隱公之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為正　尹氏者王室之世卿詩節之首章指尹氏大師為致亂之人後此二百年立王子朝亦尹氏也則其為政於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畀忠賢以修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於此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

之深戒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氏亦世官其子未命也不稱使古者王崩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故公羊傳曰當喪未君也　胡氏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　崇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罪不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墮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穆公也名之諸侯下於天子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之薨也舍其子與夷而立之穆公疾召司馬孔父使之立與夷羣臣欲立穆公子馮公不許使馮出居鄭　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

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

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閒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强而鄭莊姦猾反覆之人也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閒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閒必使惟已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强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公羊穀梁作繆　卒自外錄從赴也葬自內錄往會則書穆謚也諸侯合請謚于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于王而私謚者也　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葬禮久近與當會者之節也　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

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

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其利故兩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不稱公子惡逆之首去其屬籍以誅之也凡弒殺臣子言殺卑賤之意君父言弒積漸之名也　初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弒桓公而立　謹案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于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于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

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私愛而使內寵僭嫡孽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復而弗圖辯之不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董氏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出竟無國君之禮令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乃行遇禮而還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為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殤與鄭為深仇矣及是衛州吁立欲求寵于諸侯以

定其位使告于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使宋為主而率陳蔡以同役故宋公許之而四國同伐鄭也又擊鼓詩怨州吁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　宋殤受國于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弒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茍知名其為賊拒其邪說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今乃怵于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鄭國於是馮得以自固于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弒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自及也春秋書宋公為戎首蓋即事而罪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公子翬不書公子隱公之罪人也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誠如此言則隱公之弗許乃合於義而怵于羣之固請君弱臣強正不勝而邪說行辯之不早孰明于此然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乃重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圍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伐鄭此說稽之經意事理殊為繆妄放前事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羣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之書既叙之又重叙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弒其君之大變不知禽獸無知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親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不可徇傳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水名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北至灘派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

傳州吁未

能和其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殺州吁於濮石碏亦使其宰殺石厚于陳　稱人討賊之詞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故凡作亂自立為君者其為國人所殺皆稱人言衆所共弃不以為君亦夫人所得討也　胡氏曰于濮云者不但紀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着諸侯之罪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也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今案名之而不書公子罪其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子曰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矢非也棠濟上邑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　公將

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臧僖伯之正諫而遠從事于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弒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者行之迹桓公見弒而加此謚又衛侯爵而稱公見國人私謚也　程子曰送終大事也不請于王而私加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謹案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學者以此推之則知春秋之時為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也

秋衛師入郕

郕公羊作盛　凡稱師將

卑師衆郕杜氏注云東平亢父縣有郕鄉今之單州任城縣也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革弊之政憤悱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非踰時首擅興兵以修怨為事則知其無尊王之心安國固本之志失君道矣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解見隱元年仲子非正夫人不得祔惠公之廟隱為桓立故為其母築别宫宫成而祭之也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没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没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此春秋所以正名而定夫人衆妾之分也羽翟羽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六佾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　公羊傳曰六羽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左氏曰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 程子曰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世羣廟遂僭用之仲子別宮以衆仲之言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故書初獻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謹案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衆仲姑欲止用八之僭故畧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郛人為道主兵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螟為災國之大事也故記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

辛彄即臧僖伯諫觀魚者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不書葬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是宋殤以郛鄭伐已之故報怨於鄭言伐言圍聲其罪而圍其邑經年乃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臨江劉氏曰字之誤今從輸輸者納也和而不盟曰平胡氏曰平者成也鄭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釋仇怨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　譙案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于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

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悟也故惟胡氏之說為得春秋之旨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杜氏注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四時具然後為年也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魘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莊不赴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待年于父母

之國滕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没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録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蘇氏所謂賢而得書者也

滕侯卒

滕國今徐州滕縣也不名史闕文不書葬者魯不會也魯蓋為滕之宗國隱公怠於禮弱其君雖同宗之親同盟之國而不會其葬春秋深著其罪胡氏論之詳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即今沂州臨沂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非人君之心也春秋重民力之意程子及泰山孫氏言之詳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

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辯以啓年之子無知簒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不書公子而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公羊以為母弟稱弟程子力辯之學者不可不深考也

秋公伐邾

傳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悦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杜氏注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縣之境魯隱即位未嘗朝聘天子而遣使聘之失王體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之一族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為梁國

已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注衛地非也　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罪大矣　程子曰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蓋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讐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殤衛宣垂近魯地不期而會曰遇此則簡禮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為齊人欲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今以事理觀之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為深仇今欲求成于齊故相見以謀之耳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也觀此遇止二君素相與者而无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朝天王于東方祀泰山之邑杜氏注在費縣東南今沂州之屬縣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故使宛來歸祊凡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

有朝宿之邑以待朝覲泰山有湯沐之邑以供朝方岳之祭祀魯周公之後也故成王賜許田於王畿之内為朝宿邑鄭桓公宣王母弟也故賜祊於方岳之傍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于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蓋鄭所以啗魯之好而未敢及許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罪而隱公猶未許其易許田也觀此則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于人以合黨締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而後日會防之役卒使魯隱間齊于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春秋特書此以著世亂則姦謀遂視君父之尊真如弁髦而因以獻之以成其交征利之計所以見鄭莊為小人之雄罪之不可勝誅也

庚寅我入祊

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難詞又以見義不當受而據有之貪利忘上其惡大

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宿微國不書葬魯不會不名史闕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

此則宋衛欲成于齊而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于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譏之所以傷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以是觀參盟之書庶乎可以見當時之事實而推聖經之旨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自共侯至桓侯書

于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父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尊之同於諸侯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穀梁作包來案浮來莒地今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 傳以成紀好也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已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螟 蟲災害稼民食所係故特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胡氏曰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其

後官人以世世而季友仲遂乃至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之世為大夫故春秋於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案春秋無駭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

程子曰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今案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

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于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弒萌皆隱公惡積而不可掩之所致也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建寅之月劉向曰是時雷未可出電未可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　胡氏曰亲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弒逆之難其兆見矣春秋凡書災異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不書姓未賜族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夏城郎

郎魯近邑書不時　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

侯于防 防魯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 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 今案魯隱之志於與鄭而仇宋自伐鄭之役已見之矣況六年受輸平八年歸祊入祊其昵鄭之心已深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於是隱公遂以不王之罪加于宋而為防之會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信背瓦屋之盟伐之而不疑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莊公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桓五年繻葛之役則宋殤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故不辯左氏之誣不足以知鄭莊魯隱之心而明聖人書會防之旨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會于中丘為師期也 夏翬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譎以敗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防宋二邑 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今案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以二邑非魯之版圖而遂有之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而擅據之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此胡氏所謂內小惡直書而不隱者 秋宋人衛人入鄭 傳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今案宋衛乘虛以入鄭鄭莊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之故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並作載 戴國舊城在今開封考城縣 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

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討違王命也 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之故二國交惡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嬌假以逞其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夏奚仲之後國都在今徐州滕縣來朝謂朝魯也

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穀梁氏謂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伯鄧侯者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

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注滎陽縣東有釐城今屬鄭州會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今潁昌府長社縣書及內為主也 傳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既伏其罪雖君有命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未嘗朝聘而受天王之使王室告喪而會不奔赴以致求賻擅征伐之柄為人而伐人忽天子先祖之賜田許人以相易之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皆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患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揜矣故春秋所載善惡是非之迹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不可不察也 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

禍反在内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辯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弑也不書葬者君弑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　傳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辯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不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

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
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
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春秋集注卷一

春秋集注卷二

宋 張洽 撰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弑君自立故自三年以後不書王元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蓋桓公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此元年所以書王正月也

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敘正民彝

之大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于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簒弑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者魯朝宿之邑在周之畿内而近於鄭田者近邑有田自隱八年鄭莊使宛來歸祊意欲易許田隱公雖入祊而未與許田莊公因是遂加璧以請田蓋其實易之矣書曰假諱之也先王以賜周公之子孫為朝宿之邑而桓公受璧以喪其田故以為國惡諱易言假以深罪之内以諱為貶蓋大惡然後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近垂地名盟結祊成也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故書及言內之志也交貶之以見其惡

秋大水 大非常也水非常則災害廣益

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

桓無王而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元年意同或曰弑君之罪當其時未能即治于今誅之猶足為奉天討正王法故桓二年書王正月猶望王室舉九伐之典於是時也

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焉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滕子來朝

滕隱十一年稱侯今纔二年乃降爵稱子春秋以其始朝弑逆之人特貶之也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絕惟

有棄禮滅義崇獎逆賊瀆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亂制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胡氏論之詳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凡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蓋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賊臣之舉如隱四年之誅州吁則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公子馮于宋立華督而相之然後其亂始成無道遂立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而文武成康之澤幾於滅熄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所為作故直書成亂以深著四國之罪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國名杜預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大鼎郜國所造器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者不受而

强致之也　傳會于稷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
公齊陳鄭皆有賂　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
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
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作杞　紀魯親
而弱為齊鄭所謀故來朝魯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
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不名不貶從滕子之
同同不必再貶也　左氏曰杞侯來
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蔡地　始懼楚也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
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
不振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
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
唐　修隱二年盟
唐之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國君出覲朝覲會盟歸必
告廟用牲而飲福史因記
其歸至與舜巡守歸格于藝祖之意同春秋因史策之
書可以示法者存而弗削隱公十一年間其出疆盟會

侵入皆不書至久遠弗詳且失之也或曰不行告廟之禮也今桓公盟戎與盟越會稷同彼不書至而此獨記其至者程子曰危之也桓公之初所與盟會皆同為不義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外域或能知也或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　愚謂聖人初未嘗以其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況桓公之編正月不書王諸侯來朝者或貶之或人之或生名之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意一也程子之傳精矣惟孟子知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年春正月

正月不書王者胡氏曰桓弒君而立三年喪畢入見天子之時而王朝不舉殘執之典鄰國不聞請討之事魯義不戴天之臣子反面事讎而不恥使亂賊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而行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邑所謂嬴

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 傳成昏于齊也杜氏注公不
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愚案亂臣賊子
與會而為昏著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劉氏曰胥命者
齊侯之罪也 相命也古者有
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帥命于天子正也諸侯自相
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
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愚謂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
放恣賢伯之思自黍苗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
絲棼荆楚僭横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為列國之
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
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
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强者乃敢專之故蒲之
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始也王命不行諸侯以
力假仁者為政于天下蓋基于此春秋所以特書而
謹之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穀梁紀作杞今姑從公
也 羊說見二年注 紀與魯親

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日光滅盡也日食盡為異尤大先儒以為是後荆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弒君之賊在隱世名之今乃書公子或曰王命也或曰桓之黨也君臣同弒隱公乃昏于齊以求配偶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讙魯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讙特往會之故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謹而書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讙也受之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　胡氏曰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禮者所以別嫌

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　愚案春秋詳書于策以見婚姻之際一違乎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其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五穀皆熟為有年春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氷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所謂遂以狩田是也春舉之者狩當用夏時之仲冬在周正則正月乃其時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以于郎非其地譏也凡國之苑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涉

郎地則啓犯害民物蹂踐苗麥之憝足以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此公狩于郎春秋所以特書而譏之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大宰也渠采地伯爵糾名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其為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以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故此二百四十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弒君之罪王不能奉天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如此使三綱不建五常不立人類將變為禽獸故於今年闕秋冬於冢宰聘魯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成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而聖人尤致其謹嚴以示大法

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陸淳曰此下文脱己丑陳侯鮑卒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齊侯鄭伯偽朝于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不行而止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强暴惡譎詐臨江劉氏所謂聖人誅意之效者葢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于强暴者二君之罪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

子來聘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公羊曰譏父老子從政也此書大指以桓王頻遣使聘魯以寵亂賊又因仍叔已老而子代任事故書以譏其不親有德又王朝之大夫父老則子從政世官不擇賢非周之法著周室衰亂之由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欲以政與虢鄭莊公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為質于鄭鄭伯使公子忽為質于周平王崩周人將遂畀虢公政鄭莊公乃取周麥禾交惡始此六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今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聃射王中肩　案左氏稱諸侯則其君必親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蓋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督魯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

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于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此與莊五年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文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宣十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襄三十年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皆罪其貪逆亂稽天討致王法不行世變日降所以明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之法也鄭伯敗王師而不書者程子曰王師而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體之意無不具所謂游夏不能與者謂此類也夫

大雩

雩祭有常祀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蓋建巳之月角亢七宿以次昏見東方祭天為百穀祈膏雨此春秋以為常事不書者非常祀之月或

遇旱暵則因旱而舉故春秋書之以見災異然特加之大者諸侯之雩禱境内山川及百神耳今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雩及上帝用盛樂故特書大雩以志其僭禮也　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諸侯雩于境内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歲之常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且遇旱災而雩則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臨江劉氏曰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别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為説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　今案程子之説據明堂位及禮運劉原父説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

螽 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矣

冬州公如曹 州稱公與祭公

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為曹國漢屬濟陰郡在唐為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畧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 紀來謀齊難公往會之成魯地此

秋八月壬午

于成 與二年書其朝三年會于郕同旨

大閱 八月夏時之六月非蒐狩之時大閱天子之事非諸侯之禮失時僭禮故書以譏之 程子曰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為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陳佗 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簒大子免而立雖踰年而國人不以為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之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佗立厲公　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而使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所以扶三綱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于申繻命之曰同蓋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于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絕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不稱世子未命于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于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于魯桓不能保其國宜

也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見其廣之甚譏淫獵也夏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據杜氏注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

鄧今之鄧州皆去魯絕遠桓公弑逆之人而二國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也與反面事讎滅同姓以孤本根之罪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桓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胡氏曰大司馬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冢宰下聘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絕矣故四年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弑君夫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今穀鄧遠朝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或曰然則邾牟葛來朝何以書秋冬程子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此夏正之仲冬當烝祭之月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烝故先錄此以見其瀆于祭祀弗欽之端見於始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與尹氏同或仍氏家氏世字如趙孟知伯世稱之也　程子曰魯桓弒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程子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黷亂甚矣

秋伐邾　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月未霜雨雪記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天子之三公凡女在其國稱女今紀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遂繼事　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

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愚案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于魯則當復命于王然後遣于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王后也季字姜姓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為吾季姜　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　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胡氏曰不盡書者唯過我與來告則書之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欲朝魯有疾不能行乃使其世子射姑奉命代已行朝禮于魯

凡為人子立不中門坐不主奥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尼姦邪窺伺之端而令棄國忘父越竟抗禮以朝魯桓夫春秋於桓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于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且忘其國家之大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桓無王今復書者十盈數也天道周人事變故遠惡者十年必棄桓公至是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杜氏注公與衛侯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 愚案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

丘耳春秋為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內辭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為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是也愚謂此義施于戰而為主者皆可通矣謹案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輕重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葢魯桓之當討固有大罪極惡足以聲而致討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反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而伐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辭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例此聖經之特筆游夏所不能與者學者反

復於此則所謂史外傳心之要典可得而識矣不言敗為内諱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氏傳微者盟會不志凡志必君與貴大夫所為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此盟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為世子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突莊公卒雍氏欲立其出而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宋公不書爵而稱人以其徇大夫之私意干諸侯之正統使之黜適立庶貶之也死難臣道也祭仲貪生畏死為鄭正卿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觀下書突歸于鄭則祭仲

之罪見矣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名以賊之辠其以世孽違先君之命而篡國也鄭忽以國氏明其正而異于突也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聽於鄰國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爵也歸者易辭以庶孽篡國而權臣主之鄰國助之舉國聽命曾無齟齬以致忽之無所容其身觀比事屬辭之旨則宋與祭仲之罪不可勝誅固已甚明而天子方伯之職不修以致姦狡强横肆行而無所忌之實皆可見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為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未命之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

公會宋公于夫鍾

郕地

而堅宋之合然不知其不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平隱四年莒伐杞之怨曲池魯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燕人南燕大夫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滑州胙城縣穀丘宋地在今應天府穀熟縣　傳公欲平宋鄭故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葢宋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卹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今案虛龜皆宋地葢桓公欲成宋之急而屈已連往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　丙戌公會鄭伯

盟于武父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

丙戌衛侯晉卒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桓為突比與宋會盟及宋辭平曾不反已遽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罪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罪之也

不言敗為內諱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曰紀弱而遇齊以無道加于己必有引咎責躬禮義辯諭之文猶不得免則固封疆效死以守將必有能伸之者今紀不如是憤然藉魯鄭以勝之小國之勝禍之首也況為之援者乃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乎然則紀之不能保國蓋自此戰始矣此春秋主紀之旨也衛侯晉未葬而稱爵以從金革取敗衂蓋此即朔與兄伋壽爭國者惡於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戰稱師師者故序列君臣敗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方與衛戰往會其葬怨不廢義也

夏大水陰盛之災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厲公也與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而桓往會之無氷常燠也二之日鑿氷沖沖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沍寒之時而不氷陰不能成物之災　胡氏曰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夏五無月字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春二君會于曹矣又使語來涖盟以申固要約稱其弟語譏其寵愛同氣使之交政失友弟之義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乙亥嘗四時之祭常事耳今書者壬申有禦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可以遽有事于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以是觀之則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蔑裂槩可見矣此春秋所以特書壬申禦廩災乙亥嘗以責其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冬十有二月

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以者行其意也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為仇讐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為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以行其意葢師雖四國之賦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春秋書以以別之如左氏傳載則鄭之廟市四郊無不殘破以逞宋人之憤夫國以師為本而王制兵師為尤重今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聖人所惡葢有甚於摟諸侯以伐諸侯者此春秋特書曰以以見宋與四國之罪不可勝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于列國乎天子之畿內方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求無藝以取輕於諸侯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具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突出奔蔡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生民足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治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罪輕惡淺雖曰失道而尚可以待其改過自新則其位為未絕若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絕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世子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乃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　劉氏曰書復歸諸侯之正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

年齊魯鄭入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其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許乃先王封建之國叔既當立宜請于天子告于大國以復先君之位乃不能以大義自信令因忽突之爭竊入其國稱叔而不名著其當有國入者難詞以其進無王命退非父授夫諸侯進以正正乃可以正邦因亂竊入己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傳謀定許也入許之役實鄭莊以壤地與許相接欲滅而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俱遜而不受乃與鄭人令鄭既亂不能有則齊魯遂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國今登州牟平縣葛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縣諸侯來曰朝此即三國之君矣乃人之者公羊傳以為同外之也 何氏曰桓公行惡而三人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同外之 謹案朝桓多矣春秋獨於滕貶稱子穀伯鄧侯名之郳牟

葛人之者益滕子先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此三國者以諸侯之貴旅見于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聖人安得不憫人心之失正懼天理之淪亡而深誅之與故特貶三國以示法而其餘則從同同也盍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行天子之賞罰而五刑五用不加于貴賤尊卑惜然倒植若此之徒則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為虛言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在陽翟縣今屬潁昌府鄭別都也　傳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又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謹案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自此以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無

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畧其入國者亦所以謹亂之所從生而俾為國者必明于臂指運動之勢謹於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之禮又以見忽亹儀之為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為簡嚴之書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公羊作侈 杜預曰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突也弗克而還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胡氏曰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才不足以君國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責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謹案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於此又邀蔡而與同事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愚案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母構凡亦姦惡之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恣横恃其强衆凌暴寡弱可畏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當是時雖欲不與齊晉其可得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孫氏曰助篡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傳初

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得罪于天子也　愚案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傳矣

朔殺凡奪國王命絕之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

案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于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黃

齊地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傳作會公羊穀梁並作及今從之高郵孫氏曰及内為志會外為志儀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為定趡魯地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闕文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今案不書敗者以背盟興兵而殘民敗師諱之也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也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傳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稱字而賢之劉氏曰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今案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于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

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劉氏之傳得之矣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曰案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葢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侯國史因而紀之故特書之明得禮　啖氏曰葢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　劉氏曰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誄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于王大夫卒誄于君

及宋人衛人伐邾

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于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棄如敝屣葢其為人瀆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于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

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今案書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所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于夫人也故劉氏以為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凡事之異于常者禍之所從起故觀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書即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斷可識矣此聖人謹禮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夏四月丙子齊侯饗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羊曰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

人殺彭生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在内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遜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則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于書法之間矣葢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雖桓公之見殺不得而不諱然又當存不没其實之意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内不能正室外取禍于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敬詞葢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國君而近於不敬矣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葢國有强弱勢有順逆令齊强於魯而天下既不舉九伐之法諸侯亦未有以方伯之事自任者故

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

復讐而不復然後深責之也

春秋集注卷二